

# 翻译与创作并举

## ——女翻译家杨绛

乔澄澈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100044;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提 要:** 20世纪的中国, 一大批杰出的女性翻译家活跃在翻译领域。杨绛作为杰出代表, 也奉献出了一批精美的译著。和同时代的译者相比, 杨绛不仅专注于翻译, 也创作小说、散文、戏剧以及文学评论等。因此, 她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创作的文艺作品的影响。她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 语言风趣幽默。本文首先深入分析她的翻译作品, 然后阐述其翻译作品和创作作品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翻译; 创作; 杨绛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5-0109-4

## On Yangjiang's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Qiao Chengche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 large multitude of female translators in China were engaged in the translating activity in the 20th century.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among them, Yang Jiang has translated many excellent works. Compared with other translators, Yang Jiang has not only been involved in the translating activity but also produced many literary works including novels, essays, plays and literary critical essays. Therefore, her translation has inevitably been influenced by her literary works. Her language is humorous and she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ception of her transla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Yang Jiang's translation thoroughly and then elabo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creation; Yang Jiang

杨绛是20世纪著名的翻译家, 其译著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2004年,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表彰36位在外文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资深翻译家, 杨绛名列其中。由于她也是著名作家, 人们同样关注其创作的作品。本文阐述杨绛的翻译作品、创作作品及其关系。

### 1 翻译作品研究

#### 1.1 主要翻译作品

20世纪40年代末, 杨绛的兴趣转向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杨绛翻译的英国作家约翰·黑瓦德编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 这本书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编的“英国文化丛书”之一。

1950年, 杨绛翻译了西班牙经典作品《小癞子》(*le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这部小说是西方文学史上“流浪汉小说”的鼻祖, 其作者已经无从可考。小说以一个流浪汉的口吻叙述他可悲可笑而又荒唐的流浪经历。《小癞

子》的语言非常幽默, 杨绛以她幽默的文笔恰到好处地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 在俏皮之中又有微妙的讥讽。

1956年, 杨绛翻译了法国18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勒萨日(*Le Sage*)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这是她翻译的又一部“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是受《小癞子》的影响而产生的作品, 是以西班牙为背景的自述体小说, 揭露讽刺的却是法国社会。在小说中, 作者主要讲述吉尔·布拉斯的个人经历。他从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 渐渐变成谨慎持重的大乡绅; 从只想创一份家业的穷人, 渐渐变成退隐归田的阔佬。他从乡下佬变成伶俐的小子, 变成巴结主子的佣人, 变成无耻的走狗, 变成看破世俗的“清高”绅士。小说极其生动地反映了17、18世纪的法国社会。杨绛说, 勒萨日的这部作品对于18、19世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小说创作都有一定影响, 从此小说不再依附于历史, 而是另开门户, 小说的地位超过了历史。(杨绛 2004: 264)

1961年,杨绛通过自学西班牙语并通读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西班牙文学史以及《堂吉珂德》的研究成果等相关材料后,开始翻译这部名著。《堂吉珂德》同《小癞子》《吉尔·布拉斯》一样,是一部以讽刺见长的小说名著。不同的是后两者是流浪汉小说,主角是流浪汉,而堂吉珂德是个疯骑士。杨绛钟情于翻译这类题材。

### 1.2 翻译动机

杨绛自幼喜欢读诗词小说,读书求学的生活为她的翻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厚的滋养。阅读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更让她具备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敏锐的文学鉴赏力。她在清华研究院外文系师从王文显,有着良好的汉语和英语基础,后来留学英国、法国,广泛阅读文学名著。这不仅使她对西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也使她拥有良好的语言功底,为她后来的文学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杨绛翻译作品可以看到,她翻译的原文包括英、法、西班牙多种语言。没有之前严谨踏实的学习,不可能从事翻译工作。

杨绛在清华授课的任务不重,业余时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杨绛性格幽默,根据她自己的审美趣味和爱好,选择语言生动幽默的作品翻译。杨绛对翻译流浪小说情有独钟,一方面由于她非常喜爱这些小说的幽默语言。杨绛谦虚地说她“译完《小癞子》,怕荒疏了法文,就决心翻译《吉尔·布拉斯》”(杨绛等 2005: 1)。另一方面,在潜意识中,她向往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生活。

### 1.3 翻译过程

杨绛在翻译《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时,由于书名非常难翻译,经常向“英国文化丛书”的编委之一麦克里维(McAuley)请教。《魔鬼通信》就是根据麦克里维讲解内容译出的。(杨绛 2004: 68)

杨绛先从英文译本转译《小癞子》,后来又从法文译本转译《小癞子》。1950年平明出版社出版杨绛从法文译本转译的《小癞子》。1962年,杨绛重新修订。1976年,杨绛根据富尔歌·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版西班牙原文重新翻译,1978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3年,杨绛根据何塞·米盖尔·加索·贡萨雷斯的校注本(1982年版)重译《小癞子》。

1954年,杨绛开始翻译《吉尔·布拉斯》。同年,译稿在《世界文学》杂志分期发表,受到主编陈冰夷的表扬。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从1956年到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后共印8次,15.7万套《吉尔·布拉斯》。

钱钟书为杨绛校对《吉尔·布拉斯》,只要是看不懂的地方,他就用铅笔用力在稿纸上划出来。杨绛提到《吉尔·布拉斯》里很多有关哲学和文艺理论的注释是钱钟书帮她做的,注释得非常好。(杨绛等 2005: 2)

《堂吉珂德》最早的中译本是1922年林纾翻译的《魔侠传》。20世纪40年代傅东华译出《堂吉珂德》的第一部,1959年,译完全书,其译本是从英文译本转译的。

1959年,杨绛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交给她的任务,准备翻译《堂吉珂德》。为了确定翻译所依据的版本,杨绛找了比较有名望的5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她发现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出入很大,因此决定从西班牙原文翻译。最终她选择1952年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弗朗西斯戈·马林(Francisco Marin)编注的《堂吉珂德》第六版。这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版本,这本书属于当时在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经典丛书》(Clasicos Castellanos)。

杨绛以前翻译的都是英语和法语作品。为翻译《堂吉珂德》,1959年她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经过两年学习,1961年开始动手翻译,到1966年,她已完成翻译工作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影响,到1976年才最终完成翻译,《堂吉珂德》第一、二部全部定稿。1977年杨绛又校对一遍,把译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绛译的《堂吉珂德》,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译成中文的第一个译本。初版印10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30年来,杨绛翻译的《堂吉珂德》总印数已经达到七十余万册。杨绛卓越的翻译成就受到学界和西班牙政府的认可。1986年,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西班牙文化作出的贡献。(罗银胜 2005: 241-242)

杨绛在谈到翻译《堂吉珂德》的过程时这样说:“……而翻译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堂吉珂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杨绛 2000: 29-30)。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能够阅读西班牙文著作,所以她译作的原文包括英、法、西班牙三种语言。从她的翻译过程看出,杨绛把作品翻译好后,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不厌其烦地加注,可见她对译稿精益求精。

### 1.4 翻译风格

优秀的译者不是把作品简单地介绍给读者,而是对原作进行思想艺术再创作。杨绛的译作大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的,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杨绛在翻译这些作品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自己对国家的关心和对社会现状的思考。

杨绛通常会比较她的翻译作品和中国文学。她指出,《吉尔·布拉斯》的很多地方和我国古代戏剧、小说写得相类。这说明杨绛在翻译作品时,很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通过比较中西方文学,中国读者能更好地理解

作品的内容和写作风格。

杨绛把翻译比作“一仆二主”，译者同时有两个主人：一个主人是原文作品，另一个主人是译本的本国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面意思，还要领会字里行间的韵味。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内容按原样表达。她认为译本读者希望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但是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的语言习惯差别太大。作为译者，既要“对洋主子”尽责，也要对本国读者尽忠。她把自己称为“孝顺的厨子”，主人吃得越多，厨子就越高兴。译文的读者越多，译者也就越高兴。（杨绛 2004: 200）

杨绛的翻译幽默诙谐，对于人物性格把握得恰到好处。她十分注重描摹小说中次要人物的口气。堂吉珂德寻找投宿的店铺时，店主人这样介绍自己的小店：“照这么说，您的床应该是‘硬石头’，您的睡眠是‘长夜清醒’。您不妨下马吧，我这小店里稳可以叫您整年不睡，别说一夜”（塞万提斯 1978: 20）。生动传神的翻译使店主的形象跃然纸上。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杨绛的译本具有三个特征：（1）渗透译者的人文思想，关注社会现状，关注底层人物的悲欢离合。（2）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译者倾向于引入中国传统文学的元素，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和接受译文。（3）译文风格幽默风趣，具有讽刺意味。

### 1.5 译作的接受

杨绛在英国和法国都留过学，英文和法文的功底都很好，她的翻译得到很多人的好评和推崇。傅雷看了杨绛翻译的一篇英国散文，称赞杨绛翻译得好。杨绛以为是朋友之间的敷衍，照例谦逊几句。傅雷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说：“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杨绛 2004: 361-362）。吓得杨绛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夸奖，既不敢笑，也不敢同他理论。

朱光潜的学生问朱光潜全中国谁的翻译最好。朱光潜把翻译分成散文（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认为杨绛的散文翻译最好。在这些学生当中，董衡巽把杨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当作翻译的典范。他回忆说，“为了提高翻译水平，我读了杨先生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读的时候很感到一种语言文体美。译文像行云，像流水，从容舒缓……流浪体小说有时枝蔓横生，但得力于译文的可读，我能一口气读完。不过，读完之后，我产生过一点疑虑：原文也是这样优美、这样畅达吗？其中有没有译者的‘加工’？当时不无疑虑。我不通法文，不敢妄说。”“最近读到法国文学专家郑永慧的文章。她说：‘我在大学时看过《吉尔·布拉斯》的原文，对勒萨日的文章有一定的印象，50年代读杨绛的译本时，就惊异于行文之流畅，用词之丰富。’”“杨绛之所以不同于一般译者，在于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

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董衡巽 1995: 222）

## 2 创作作品研究

杨绛不仅醉心于翻译，同时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涉及散文、戏剧、小说和文学评论等方面。通过杨绛的作品，可以看出她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品涉及多方面题材。20世纪40年代，她写了一些戏剧作品，之后就再没涉及这个方面。但是其他三个方面的体裁一直贯穿她的创作生涯。50年代后，由于她开始文学作品翻译，因此也根据自己的理解撰写了一些相关文学评论。80年代，她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创造高峰，创作了许多散文作品和小说。

总体来说，她更加喜欢创作风格自由、语言生动的散文。从她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看，散文占大部分。通过阅读这些散文作品，可以发现它们和她的译文一样，非常强调精神上的自由与洒脱。杨绛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了几部戏剧，这也是她一生中创作的所有戏剧。应该可以断定，这些戏剧的创作为她后来的文学翻译打下很好的基础。同时，杨绛非常喜欢撰写文学评论文章，这和她当年在英国读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文献、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分不开。杨绛在晚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洗澡》，其中渗透了她对自己多年生活的总结。

## 3 翻译作品与创作作品的关系

杨绛在翻译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对她的翻译产生了积极影响。翻译时，她也用小说创作中普遍运用的在事实基础上再创作的技巧。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译者必须通过一定的想象和理解去充分还原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她创作作品的经历让她在翻译作品时能够以更幽默、更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翻译作品。反过来，杨绛创作的大量作品也受到她翻译作品的影响。

杨绛在《事实—故事—事实》一文中揭示了古今中外文学现象中的共有规律。她写道：尽管小说依据真人真事，经过作者头脑的孕育，就改变了原样。便像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历史《三国志》就不同；《三国演义》里披发仗剑的诸葛亮，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小说是创造，是虚构。但小说和其他艺术创造一样，总不脱离西方文艺理论所谓“模仿真实”。“真实”不指事实，而是所谓“贴合人生的真相”，就是说，作者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人生真相——或一点一滴、东鳞西爪的真相来创作。（杨绛 2004: 296）

上面谈论的是小说创作，在她的翻译作品中同样可

以看到这种思想体现。例如,她在《失败的经验——试论翻译》中举出《堂吉诃德》里的一句话的三种翻译。第一种译法:杜尔西内娅在这个世界上会更幸福更有名,因为曾受到您的称赞比了世界上最雄辩者所能给她的一切称赞。第二种译法:您对杜尔西内娅的称赞,盖过了旁人对她的称赞,能为她造福扬名。第三种译法:杜尔西内娅有您的称赞,就会增添了幸福和名望;别人怎么样儿极口赞誉,也抵不过您这几句话的分量。第一种译法按照原文直译,语序和标点都严格遵循原文,但这样的译文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第二种译法把长句断开,并且颠倒次序,但是也没有把原文的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第三种译法弥补了前两种缺陷。虽然译文不是完全忠实原文语序,但更忠实原文含义,更加通顺畅达。可见,杨绛字斟句酌,旨在达到译文准确生动。

杨绛创造了“翻译度”这个术语来解释翻译问题。所谓“翻译度”是一种语言“信”、“达”、“雅”地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差别度。同一种语系的语言从一种转化为另一种,“翻译度”不大,照着译过来就可以了。但西方语言与汉语差别很大,表达方式和行文顺逆都不同,“翻译度”也就较大,译成汉语时表达的句式、语序都要作很大改变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译时就要给足这个“度”。

#### 4 结束语

作为 20 世纪中国杰出女性翻译家,杨绛翻译了三本作品。杨绛喜欢阅读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这让她具备了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敏锐的文学鉴赏力。她的翻译同时也受到她创作的文艺作品的影响。其语言风趣幽默,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同时,她注重在译著中渗透译者的人文思想。杨绛既是一个翻译家也是一个作家,翻译和创作过程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创作让她了解生活、锤炼语

言,翻译时就游刃有余;翻译让她借鉴外来文艺理论和外语表达方式,让她的写作日益提高。

#### 参考文献

- 董衡巽. 记杨绛先生 [A]. 倪文尖. 文人旧话 [C].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5
- 孔庆胜. 杨绛评传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8
- 刘思谦. “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 罗银胜. 杨绛传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 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 [M]. 杨绛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 杨绛. 从丙午到“流亡”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 杨绛. 杨绛文集 (8 卷本)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杨绛.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 [A]. 杨绛文集. 第 2 卷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杨绛. 记我的翻译 [A]. 杨绛文集. 第 3 卷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杨绛. 孝顺的厨子——<堂吉诃德>台湾版译者前言 [A]. 杨绛文集. 第 4 卷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200).
- 杨绛. 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 [A]. 杨绛文集. 第 4 卷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杨绛. 事实 - 故事 - 真实 [A]. 杨绛文集. 第 4 卷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杨绛等. 一本书和一个世界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5

收稿日期: 2009-07-23

【责任编辑 李洪儒】